

朱熹《诗》韵研究

陈鸿儒 / 著

Research on Zhu Xi's Archaic
Rhyme of
The Book of Songs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最早将诗歌总集《诗经》所作的《诗集传》《诗集传》“在他身后做了几百年的标准本”《胡适语》。《诗集传》的一大特色，就是给《诗经》的韵脚加上“叶音”，以帮助人们诵读《诗经》。本书通过朱熹的《诗集传》叶音，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韵脚，并用文字考订、历史比较、数理统计、分析归纳等方法，力图以叶音为据，不作无根之谈，不作无稽之谈。本书对重新认识《诗经》叶音及其在中国古韵学史上的价值，对重新认识南宋古韵学以及朱熹对中国古韵学的历史贡献，对重新认识中国古韵学史以及中国古韵学史起步阶段重要古韵学家的功过和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最早将诗歌总集《诗经》所作的《诗集传》《诗集传》“在他身后做了几百年的标准本”《胡适语》。《诗集传》的一大特色，就是给《诗经》的韵脚加上“叶音”，以帮助人们了解《诗经》韵脚，并用文字考订、历史比较、数理统计、分析归纳等方法，力图以叶音为据，不作无根之谈，不作无稽之谈。本书对重新认识《诗经》叶音及其在中国古韵学史上的价值，对重新认识南宋古韵学以及朱熹对中国古韵学的历史贡献，对重新认识中国古韵学史以及中国古韵学史起步阶段重要古韵学家的功过和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书通过朱熹的《诗集传》叶音，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韵脚，并用文字考订、历史比较、数理统计、分析归纳等方法，力图以叶音为据，不作无根之谈，不作无稽之谈。本书对重新认识《诗经》叶音及其在中国古韵学史上的价值，对重新认识南宋古韵学以及朱熹对中国古韵学的历史贡献，对重新认识中国古韵学史以及中国古韵学史起步阶段重要古韵学家的功过和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朱熹《诗》韵研究

陈鸿儒／著

Research on Zhu xi's Archaic
Rhyme of
The Book of Song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诗》韵研究/陈鸿儒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097 - 2955 - 7

I. ①朱… II. ①陈…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3829 号

朱熹《诗》韵研究

著 者 / 陈鸿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李兰生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王 绯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165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8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1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955 - 7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这书桌十年前就改作画案了。

此刻，画毡上放着一叠打印的书稿，三百多页，是华侨大学陈鸿儒教授从泉州寄来的。他说：“书要付印了，您随便说点什么吧！”

望着书稿的题目《朱熹〈诗〉韵研究》，我实在有些犹豫。为什么呢？

由于风湿性心脏病恶化，本世纪初我做了开心换瓣大手术，可谓死里逃生。经历了这场生死大劫，当时已年近七十的我，为了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下决心不问学术，唯以养生为务了。十年来，除了写字画画，再不跟笔墨打交道。你想，十年不读专业书，不了解专业发展情况，还能有什么“专业话语权”来说三道四么？人当自知，理应缄默。

再者，鸿儒此书是研究朱熹古韵学说的，而朱熹对古韵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所纂《诗集传》的叶音里头。一提“叶音”，搞音韵的人都会想到：自南朝沈重《毛诗音义》始为叶韵之说，后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并袭用之，后人遂至以叶韵为随意转读之法，而不复知本音矣（语见《韵学源流》）。在这被斥为不知古今音变而随意转读的“后人”里，为首的便指朱熹，而且认为正是他的《诗集传》使叶音流毒广被。从明代的焦竑、陈第

至今，音韵界的主体声音都是批判朱熹叶音的，包括我的老师（王了一先生）和我自己。我在《音韵学》和《韵学源流注评》中都说过朱熹是“叶音说的集大成者”。

现在，鸿儒来为朱氏叶音辩诬了。鸿儒认为朱熹是最早认真研究《诗》韵的学者之一。鸿儒认为，朱熹并非不懂语音是发展的，朱熹是知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他对古音不同于今音乃至“古韵与今韵之间转化的规律”都“了然于胸并运用于他的叶音之中”。鸿儒发现，朱熹叶音绝不是“随意改读以求韵谐”，而是“当时（指《诗》时）如此作”（朱熹语），即“叶韵正是古音”（胡适语）。鸿儒认为，只要认真地归纳朱熹对《诗》的全部注音，你就可以发现一个俨然存在的古韵系统——朱熹心底是实存着一个古韵框架的。

我跟鸿儒相识三十年了，我知道他是个很执著的人，坐得住冷板凳，啃得下干馒头，钻得进牛角尖。眼前这一大沓书稿就是明证。鸿儒教学、行政、家务负担都不轻，他抓紧“三余”，遍读有关材料，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在朱熹身上前后花了二十年功夫（他第一篇谈朱熹用韵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他把朱熹的《诗集传》和其他著述掰开揉碎，细嚼烂咽，“小心应用一种严格的方法”（胡适语），先厘完了《诗》纷杂的韵例，又穷尽了朱氏各式的注音，然后在细心分析、反复比较、认真串联的基础上，理出了朱氏舒声十三部、入声八部的古韵框架；鸿儒还从朱氏丛著中发掘出了朱熹的语音发展观念，也总结出了朱氏对前贤与时人《诗》音成果的吸纳与甄弃；鸿儒更用很大的力气将朱氏《诗》音跟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穷其同异，辨其得失，得出了朱氏《诗》音已为五百年后的江永音说奠定了基础的结论，从而确立了朱熹在古音研究史上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做这样的研究是很累人的。如今鸿儒已年过花甲，我真希望多几位更年轻些的学人像他这样坐几年冷板凳，啃几块干馒头啊！

前面我说过，我曾深信前修所言：叶音的要害是随意转读，

缺乏语音发展观念，而朱熹的叶音与其前后人的叶音没什么区别，因此才给他戴了顶“集大成者”的帽子。我不是一个甘心墨守成说的人，读过我音韵学册子的人或能发现我在不少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参见《音韵学》后记）。但“己见”需出自钻研，至少要经过对成说慎思明辨的过程。我从未像鸿儒这样仔细分析过朱熹的一条条叶音，我虽然注译过全本《诗经》（漓江出版社2003），甚至上世纪末应台湾金安出版社约所注译的《全注全译诗三百首》还附有自己厘定的“诗韵谱”，但究因重在诠释赏析，而没有十分注意朱氏的注音，故而对朱熹叶音只好不疑成说。

几十年来，也有人从不同角度（如南宋语音、古今方音）研究过朱熹叶音。例如我的老师就作过《朱熹反切考》，认为它“反映了南宋时代的语音系统，是我们研究语音史的重要资料”。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改变对叶音性质的看法。

学术史上有许多问题有待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探索，任何一个问题的完善解决都要有很大的付出。而且，随着整体眼界的扩展和新材料的进一步开掘，今天被视为确论的，明天也许会被修正甚至推翻。我相信鸿儒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和细心的辨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但我没有精力，也不可能一一推敲他的每条材料和所作的分析，因而不能说几百页文字中没有可推敲之处。

陳振寰



2011年11月28日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诗集传》叶音的性质	4
第二章 朱熹《诗》叶音研究	42
第一节 《诗集传》叶音	42
第二节 《诗集传》韵例	69
第三节 《诗集传》韵谱	84
第四节 朱熹《诗》韵分部及各部韵字	154
第五节 朱熹《诗》韵归纳	187
第六节 朱熹《诗》韵与江永古韵比较分析	192
第七节 朱熹的古韵观念及其学术成就	215
第三章 朱熹《诗》叶音比较研究	218
第一节 《毛诗叶韵补音》与朱熹《诗》音	218
一 《毛诗叶韵补音》的辑佚及其与朱熹《诗》音的 比较	218

二	吴棫朱熹《诗》音反切用字分析	235
第二节	陈第《诗》音与朱熹《诗》叶音	247
一	陈第《诗》音与朱熹《诗》叶音比较	247
二	陈第《诗》音与朱熹《诗》叶音分析	306
第三节	朱熹与顾炎武的《诗》音	321
一	《诗集传》叶音与《诗本音》	321
二	朱熹顾炎武《诗》音之长短	344
第四节	朱熹《诗》音与江永古音	361
一	《诗集传》叶音与《古韵标准》古音	361
二	朱熹叶音是江永古音的学术渊源	381
第五节	朱熹在古韵学史上崇高的学术地位	392
参考文献		402
后 记		406

绪 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晚年自称晦翁。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卒于福建建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漳州、知潭州，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宋史·朱熹传》：“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朱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经籍。他学识渊博，著述极丰，全祖望《宋元学案》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作为元明清三代中国的官方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海外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朱熹，已为人们所熟悉，作为古韵学家的朱熹却鲜为人知。

《诗集传》叶音是朱熹古韵学的代表作。《诗集传》叶音是朱熹对《诗》音的全面探索。朱熹的古韵学说充分表现在《诗集传》叶音中。但是，《诗集传》叶音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有元以降直至今日，批判不断：以为叶音“以古正音为叶音”；以为“用今音读来不押韵处必须临时改读他音而后押韵，叫做‘叶’”；以为叶音“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搞得“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等等；以至于《诗集传》叶音几乎成了古韵研究的反动。

20 世纪中期至世纪末,虽然也偶有研究《诗集传》叶音的论文问世,但这些研究只是借助《诗集传》叶音分辨唐韵在朱熹口语中的分合来探讨南宋的语音面貌,只是利用《诗集传》叶音在反切用字上与中古反切的差异来推测南宋语音的某些特点。20 世纪末至今,出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冷静客观地研究朱熹叶音、力图还朱熹叶音以真面目的文章。但是,系统地研究《诗集传》叶音,全面地探讨朱熹《诗》韵及朱熹的古韵观念,客观地考察朱熹在古韵研究史上的历史贡献等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还是做得很不够的。

笔者曾有《〈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2000)一文。该文开篇云:“叶音可以帮助我们剔除今韵,还可以帮助我们分今音合古韵。如:东冬钟朱熹合用,江与东冬钟相押时要读叶音,我们便可以判断东冬钟与江今音有别。叶音既然是朱熹心目中的古音,江的叶音读东冬钟,据此又可判断朱子古韵江与东冬钟合。”为什么东冬钟在分今音时是今韵,在合古韵时又是古韵呢?该文接着说:“今音某韵在《诗集传》中若绝大多数以今音入韵,那么某韵的今音就是朱熹心目中保留下来的古音。东冬钟三韵类入韵时绝大多数不读叶音,就是说东冬钟是保留在今音中的古音。相反,今音某韵在《诗集传》中若绝大多数以叶音入韵,那么某韵的叶音就是朱熹心目中该韵的古音,而今音是朱熹认为的古变音。江韵类入韵时叶音读东韵类,就是说江古音读如今音东,江的今音不是古音而是古变音。”阐明了《诗集传》中的古音与今音、古变音的关系及既可据叶音以观测今音,也可据叶音以考察古韵的道理。

该文还在归纳朱熹古韵分部和各部韵字后说:“尽管有些毛病,但舒声十三部的框架朱熹已经搭成。没有料到,朱子的叶音竟为五百多年后江永的古韵奠基。”指出了朱熹在古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还谈及朱熹离析唐韵、韵部对转等古韵观念,也指明朱熹古今音混用的原因是“对语音发展的规律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围绕朱熹《诗》古韵这一课题，笔者还先后发表了《〈诗集传〉叶音辨》（2001）、《朱熹叶音与江永古音——兼谈江永的学术渊源》（2002）、《〈诗本音〉所考古音与〈诗集传〉注音》（2003）等文章。本研究即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全书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客观辨正《诗集传》叶音，重点论证《诗集传》叶音即朱熹心目中的古音。这一部分是全文立论的基础。

第二部分平面研究《诗集传》叶音，重点归纳论证朱熹《诗》韵及朱熹的古韵观念和学术成就。这一部分是《诗集传》叶音的本体研究。

第三部分历史比较《诗集传》叶音与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诗》音，重点论证朱熹在古韵学史上崇高的学术地位。这一部分是《诗集传》叶音的立体研究。

本研究注重材料的挖掘和整理，力图以材料说话，并辅以文献考证、历史比较、数理统计、分析归纳等方法。

朱熹叶音及其相关问题，时贤已有卓越的研究，笔者从中获益良多。所见之主要论著，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或取或舍，读者自明，恕不能一一。错误和疏漏之处，还请大家赐教。

《诗集传》使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刊行的新1版宋本。《毛诗古音考》使用中华书局1988年8月出版的渭南严氏刻本康瑞琮标点本。《音学五书》使用中华书局1982年6月出版的观稼楼仿刻本。《古韵标准》使用中华书局1982年12月出版的咸丰元年沔阳陆建瀛刻本。

第一章

《诗集传》叶音的性质

一

六朝人读《诗》，在《诗》韵与时音不合处，有时“取韵”、“协句”、“协韵”以合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于《召南·行露》第三章“我讼”下注：“如字。徐取韵，音才容反。”徐即东晋徐邈，著有《毛诗音》。陆德明的意思是，讼字读《广韵》去声似用切。徐邈于此处取韵，不读去声，而读平声才容反。

又，《邶风·燕燕》首章“于野”下注：“如字。协韵羊汝反。沈云，协句，宜音时预反。後放此。”沈即北周沈重，著有《毛诗集注》。陆德明的意思是，野字读《广韵》羊者切。协韵则不读羊者切，而读羊汝反。沈重说，此处协句，不读羊者切而应读时预反。

又，《周南·关雎》第三章“乐之”注：“音洛，又音岳。或云，协韵，宜五教反。”陆德明是说，乐字“音洛”（《广韵》卢各切），又“音岳”（《广韵》五角切）。有人说此处协韵，不“音洛”、“音岳”，而应读《广韵》训好之五教切。

陆德明虽然记载了徐邈、沈重等的读音，但他对六朝人的

“取韵”、“协句”、“协韵”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上文讼字、野字注“如字”，乐字注“音洛”、“音岳”，皆依今音读之。他在《经典释文·邶风·燕燕》三章“于南”下注云：“如字。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什么是改字？江永《古韵标准·平声第十二部》南字下云：“陆氏此说亦非确论。古今音相近者不烦改字，稍远者当转音切。顾氏泥此语，凡相通韵皆不注古音”。改字就是转音切，就是转今音之音切为古音。陆氏不但注明南字当如字读《广韵》那含切，而且对南字改读古音乃林反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古人韵缓，不烦改字”的本质是一以今音为《诗》音，不知今音与《诗》音不同，以为《诗》读来不叶不是古今音有什么不同，而是古今用韵有宽严之别。因此，当他用今音读《诗》不谐时，概以“古人韵缓”一语蔽之，拒绝对《诗》音进行探究。此江永《古韵标准·例言》所谓“唐人释经，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韵缓，不烦改字’”。

“取韵”、“协句”、“协韵”，拿戴震的话是“大致就《诗》求音”（《声韵考·古音》）。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也说：“其後沈重作《毛诗音》，于今韵有不合者谓之‘协句’，如……所云‘协句’即古音也。”“陆德明《释文》创‘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于沈所云协句者皆如字读，自谓通达无碍，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谐畅明白，未尝缓也。”

六朝以后，释道骞注《楚辞》，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李善、五臣、公孙罗注《文选》等，皆有此法。这些协韵音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以致宋代的一些韵书如《集韵》等，也收录了不少。

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六朝人的“取韵”、“协句”、“协韵”，还不能说是《诗》音研究，因为可能多出于师传且不成系统。到了南宋吴棫，才开始了《诗》音的研究。吴棫是《诗》音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古韵学的开拓者。

二

吴械的古音著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韵补》一种。《韵补》按四声分卷，平声分上平声、下平声，共五卷。每卷按《广韵》次序分韵。比如上平声一东，先列出《集韵》诸书未载于东韵而吴械认为古音应读东韵的字，再把他认为《广韵》与东有关的韵逐韵注明与东的关系。如，二冬（古通东），三鍾（古通东），四江（古通阳或转入东）。从《韵补》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吴械对中国古韵学的贡献。

1. 冲破“古人韵缓，不烦改字”的樊篱，以韵文、声训、谐声、古注等材料寻求古音，开古韵研究之先声。如：

江，沽红切。水，出岷山。《释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风俗通》“江者，贡也，珍物可贡献也”。晋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又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

先注音，后释义，再列举转声读东的音证。音证有声训材料，有韵文的语音事实（与龙童相押）。

2. 打乱中古韵书系统，一以语音材料为据补古音。

王力先生《汉语音韵》中说：“顾氏最大的功绩是离析唐韵。他不再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单位，而是仔细审查每一个具体的字，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押韵情况来证明它应该属于哪一个韵部……现在我们拣比较重要的加以叙述。”

“（1）支韵 猗猗猗猗仪议牺靡皮陂为吹离罹哆侈宜施池驰黠等字改归歌部。”

按，下列支韵类字吴械《韵补》读入歌：仪义议移宜为伪池皮披施猗猗罹。

“（2）麻韵 舍野者车且华瓜葭瑕暇家稼巴狝牙邪马馮寡下夏罍等字改归鱼部。”

按，下列麻韵类字吴械《韵补》读入鱼：家瓜葭华邪霞瑕暇猥铎牙芽妈马雅写者故驾稼舍泻夏夜。

“（3）庚韵 虻英觥庚景羹盟彭亨享兵兄行衡庆炳梗永泳竞等字改入阳部。”

按，下列庚韵类字吴棫《韵补》读入阳：更庚觥庆卿英衡亨行珩兄景炳映泳。

“（4）尤韵 否纁谋讖邮丘牛又右有囿旧久玖疚妇负裘等字改入之部。”

按，下列尤韵类字吴棫《韵补》读入支（吴棫之支同部）：丘裘牛裘尤讖耽久玖旧否负妇有友疚右佑祐囿。

吴棫有别于今音韵类的补音实开后人离析唐韵之先。

3. 王力先生《汉语音韵》云：

“跟叶音说相似的，则有通转说。宋吴棫（字才老）著《韵补》，他就是主张通转说的。我们依照他的书来分析一下，按平声说，古韵大致可以分为九部：

- （1）东部（冬钟通，江或转入）
- （2）支部（脂之微齐灰通，佳皆哈转声通）
- （3）鱼部（虞模通）
- （4）真部（諄臻殷痕庚耕清青蒸登侵通，文元魂转声通）
- （5）先部（仙盐添严凡通，寒桓刪山覃谈咸衔转声通）
- （6）萧部（宵肴豪通）
- （7）歌部（戈通，麻转声通）
- （8）阳部（江唐通，庚耕清或转入）
- （9）尤部（侯幽通）”

单就吴棫所注通转的分析，王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所分平声九部虽是草创，但尤侯幽合为一部不逊于顾炎武侯入鱼虞模、幽入萧宵肴豪。特别是同部内或通或转声通的区分，昭示了古韵今韵之间或同或不同的关系，为传统古韵学的研究打开了科学之门。

吴棫照顾的时代太长了，引书四十九种，他甚至引欧阳修、苏轼、苏辙的诗来证古音。虽然他的古韵大致分平声为九部，但是两三部兼收的韵字仍然不少。当然，古音范围宽泛，常与今音

混为一谈，这是过去言古音者之通病。

吴棫还著有《毛诗叶韵补音》（以下称《诗补音》），今已不传。杨简（1141~1226）有《慈湖诗传》，明代已亡，《四库全书》有其辑佚本二十卷。我们从此辑佚本中可以看到吴棫以韵文、声训、谐声、古注等材料寻求《诗》音的面貌。如《桃夭》华字注：

《补音》云：其华，芳无切。郭璞云，江东谓华为敷。陆德明亦云，古读华如敷。《易》曰：“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屈原《九歌》“瑶华”与“离居”叶。汉《斋房乐章》华与都叶。扬子《反骚》“重华”与“苍梧”叶。光武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急就章》“芄华”与“藜芦”叶。《易林》云：“桃夭少华，季女宜家。君子乐湑，长利止居。”

先注音，后列举音证。音证有前人（郭璞、陆德明）的意见，有韵文的语音事实（与夫居都梧吾芦家湑居相押）。

《诗补音》专为《诗》而作，所以大大减少了“照顾的时代太长”带来的毛病。楼钥（1137~1213）《攻媿集·跋赵共甫古易补音》曰：“吴氏好古博洽，始作《诗补音》。虽不能变儒生之习，而读之者始知《诗》无不韵，韵无不叶，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诗多矣。吾友赵共甫，又取其说以补古《易》之音，用志甚勤。”《四库全书·韵补提要》云：“盖棫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尚能互相比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

三

朱熹《诗集传》给《诗》全面注音。由于朱熹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他的《诗》音不仅使“读之者始知《诗》无不韵，韵无不叶”，而且“变儒生之习”，使叶韵音得以广泛流传。

朱熹的叶韵音何自来？

1. 朱熹《诗集传》叶音采用吴棫《诗补音》之音（按，《四

库全书·韵补正提要》谓《诗集传》“所据者乃十卷之《叶韵》非五卷之《韵补》”。《叶韵》即《诗补音》，亦即朱熹所说的“吴才老本”。），但不是一味抄袭，而是择可而用，于吴棫欠妥处修改之，于吴棫无音处增补之。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有如下记载：

“叶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

“问：《诗》叶韵，有何所据而言？曰：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

“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出更多，後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吴氏云严字恐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间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严字自与皇字叶。然吴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失之。”

2. 与时人关于古音问题的探讨。

《晦庵别集·答程沙随可久迺书》：“示及《古韵通式》，简约通贯，警发为多。四声互用，无可疑者，但切响二字，不审义例如何，幸望详赐指喻。又，其间如积劬植圃浅昧晰七字，恐合入四声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门，亦乞见教。麒之为极，十之为谏，似亦是四声例也。”

程沙随在《古韵通式》中把古韵今韵之间的转化归纳为“四声互用”、“切响通用”二条，朱熹称许“此说得之”（《原本韩集考异》卷五）。可是又为什么对“切响”有“不审义例如何”的疑问呢？

古音不同于今音，古韵不同于今韵。古韵与今韵之间转化的规律朱熹了然于胸并运用于他的叶音之中。看到程迺对这些规律所提炼归纳的“四声互用，切响通用”及其所举例字，朱熹婉转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古韵与今韵的不同，在平上去之间，在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在阴声韵与阴声韵、阳声韵与阳声